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主编/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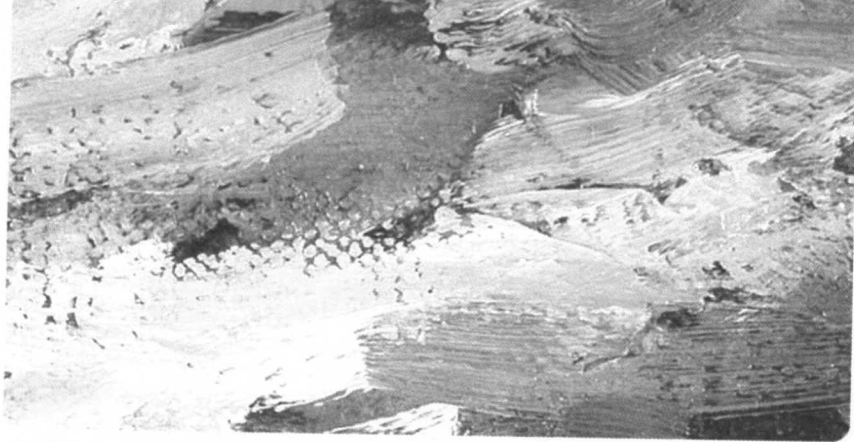
图 文 链 接 读 本



哈代中短篇小说选

[英] 托马斯·哈代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哈代

中短篇小说选

[英] 托马斯·哈代 著

张玲 选编

图文编纂 张玲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代中短篇小说选 / [英]托马斯·哈代 (Hardy.T.) 著;
张玲选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1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 图文链接读本 / 盛宁主编)

ISBN 978-7-5059-4864-8

I. 哈… II. ①托…②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0886 号

书 名	哈代中短篇小说选
作 者	[英]托马斯·哈代
编 者	张玲选编
图文编纂	张 玲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鄢晓霞
责任校对	甘星光
责任印制	彭旭东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15.2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4864-8
定 价	25.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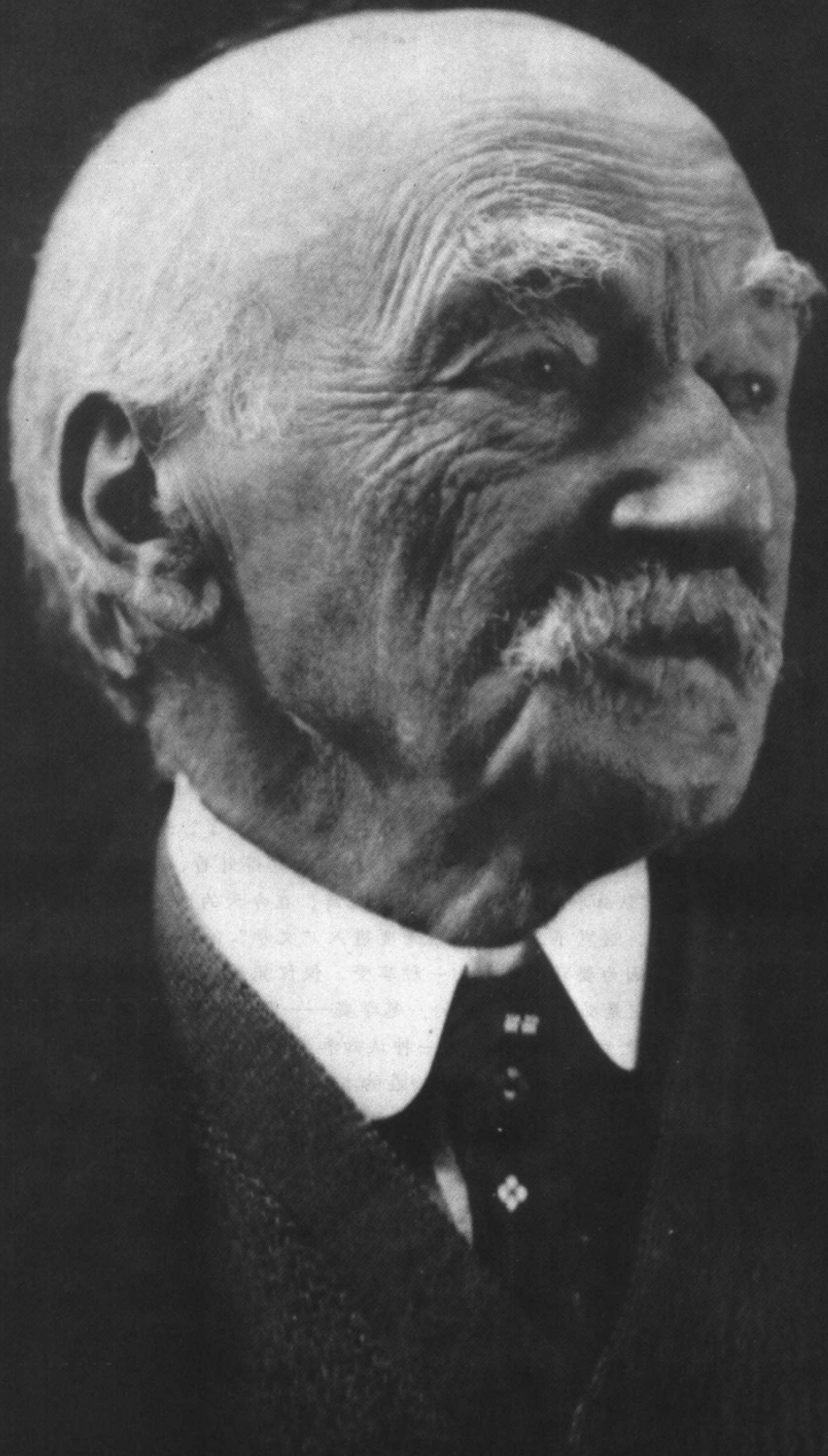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作者简介

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十九世纪末叶最重要的小说家,二十世纪初叶最重要的诗人。共出版十四部长篇小说、近五十部中短篇小说、近千首诗歌及两部诗剧,小说的代表作有《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还乡》《卡斯特桥市长》《远离尘嚣》等,短篇小说代表有《三怪客》《神魂颠倒的传教士》等。

编选者简介

张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英国文学学者、翻译家、作家。国际托马斯·哈代学会终身荣誉会员,国际托马斯·哈代协会副主席。代表著、译作品有《哈代》《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牧师情史》《双城记》《画家宗其香传》等。



20世纪英国文学

的开拓者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总序

盛宁

尽管有人断言，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数字化时代，人的“动感地带”已转到了网络游戏、MP3和FLASH漫画等这些纯粹诉诸感官的领域，高雅的“文学”已成为沉睡的过去。但我们仍然看到，为数众多的对人生有了一点切身感悟的年轻人，终于还是徘徊到了中外文学经典的面前，希冀得到某种大智慧的点拨。英国的大剧作家琼森在评论莎士比亚时曾说过，“他并不囿于一代而临照百世。”看来，文学经典就是这样一种“临照百世”的大智慧。

然而，对于由影视和网络媒体哺育长大、只相信“直觉”和“本能”的新新人类来说，要真正进入“文学”的殿堂，他们的面前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文学”殿堂的“入门”，是需要具备某种特殊的认知和审美判断力的。此言既出，我几乎立刻就感到有人在一旁暗自窃笑：“都什么年头了，还跟我胡诌什么认知和审美的判断力！我只需凭借我的感觉，只要我觉得好看、好听、好玩，那就足够了。”是的，“认知和审美判断”这一套说辞，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的确是太迂腐了。但反过来，这岂不又证明，今天要进入“文学”的殿堂，则已成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享受。因为要获得这样的一种享受，仅仅凭着一个人的直觉和本能，那是远远不够的。它是必须支付可观的一笔学费——即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具备一定的知识的积累之后，才能获得的一种认知和鉴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啻又是人逐渐摆脱其生物性的本能、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

那么，也许有人又要说了，即使我有意涉足于“文学”，但现在的图书市场上中外名著经典浩如烟海，我总不能毫无选择地“拾到篮子里就是菜”嘛。的确，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了“好中选优”的必要。我们这套《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一部一部地遴选出来的。当然，编者无意自诩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尽善尽美的名篇名译，但是我们相信，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基本上都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的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以及他们提供的与作品内容或成书背景相关的照片、插图和评析性的文字，一定能使有志于深入文学堂奥的青年人“开卷有益”。

《哈代中短篇小说选》 选编者序

张 玲

中短篇小说在哈代卷帙浩繁的诗文大作中只占一席，共近五十种，大多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始陆续发表于英美报刊，约与其长篇小说同步。作家本人将其收集成册，先后出版《威塞克斯故事》、《生活的小嘲讽》、《贵妇群像》及《浪子回头及其他》。（在这四部选集的不同版本中，哈代又对个别篇目有所调整。本文及本译文选集，以麦克米伦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哈代中短篇小说集》为准。）本译文选集共辑录小说七篇，依原作首发时序编排，《神魂颠倒的传道士》、《三怪客》、《萎缩的胳膊》属《威塞克斯故事》，《格瑞布府上的巴巴拉》属《贵妇群像》，《儿子的否决权》属《生活的小嘲讽》，《婚宴空设》、《路标边的坟墓》属《浪子回头及其他》。七篇中大多在一至三万字之间（以中文计，下同），堪称短篇；而《神魂颠倒的传道士》和《婚宴空设》以及本集未选译之《挤奶姑娘的浪漫奇遇》，则在数万字以上，实为中篇（*novelette*），但哈代和他的历代选家，则统称之为 *short story*（这当然也可视作是受冠名简约原则制约），从这些中短篇作品内容看，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哈代自幼耳熟能详的本地民间故事、历史传说演绎而来（统称为 *story*，无论短长，似大有深义）。哈代将他那部首次出版的中短篇集《威塞克斯故事》中的“故事”，索性使用 *tale*；《贵妇群像》也是模仿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故事会的模式，经地方各界人士轮番讲故事娓娓道出。按“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衡量，哈代的绝大多数 *short story* 不入此流。它们不是树木年轮式的生活横断面，即并非人物某一瞬间，甚至稍纵即逝的生存状态的表现，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讲故事，比起他的长篇，只在写景状物、形象刻画、说理抒情等方面，更见简约；可视为哈代长篇小说的微缩体。

哈代是长跨十九到二十世纪的作家（1840—1928），又是小说、诗

歌、诗剧三大文学门类的多栖作家。在长篇小说方面，有《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卡斯特桥市长》等共十四部，在诗歌方面，有《威塞克斯诗歌》、《今诗之诗》、《瞬间幻影》等八册近千首，再加上他的一部三卷史诗剧巨作《列王》，足以证明他是一位思想深远、艺术高超的文学大家。本集所选七篇，虽然大多是讲“过去的事情”，但却篇篇贯注了作家对人的外在和内在生存状况及未来的关照，这也是哈代长篇小说以至全部诗文的要旨和焦点所在。哈代作品涉及人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男女两性之间、父子、母子两代之间的关系。其中如《婚宴空设》中所言那种从青鬓朱颜一直绵延到鸡皮鹤发，不以婚姻的形式为恋情与友情，更可见哈代的目光，已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三怪客》一篇，看似未写某种人际关系，其实最具象征性：斜风细雨中匆匆赶路的行人，正是人生之旅中的芸芸众生；羊倌的村舍，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此时此地素昧平生的行人并肩而坐，杯觥交错酬唱相得，彼时彼地二人面面对，将要发生的恰是性命攸关之事——这也正是人生中带有相当普遍性的一种人际关系。《三怪客》又是一篇最接近“现代”短篇小说的那种“横断面”地表现人生的小品。

哈代是自学成才的作家，原因是家贫，无机会接受英国的完全教育。他生在英格兰西南近海城镇多切斯特附近的上博克安普顿村靠近荒原的草顶农舍中，祖父及父亲都是盖房子的砌砖工出身。哈代在本地读完初级教育即投身建筑行做学徒，满师后做建筑师助理。他虽十余岁开始写诗，并未立即步入诗坛。三十岁左右开始小说事业，成名后始放弃建筑行。他一生靠勤奋、刻苦、毅力和才智自修而达到高等教育水平，这种终生如一的学风体现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就是不断追求创新、勇于创新。从本集七篇也可见他全部创作轨迹的缩影：始自轻松、幽默的写实，继之向浪漫、象征、心理纵深的方向试验，笔墨也日臻深沉、豁达。常言，窥一斑以见全豹，读读哈代这几桢中短篇，似也可略见哈代小说概貌，兼及哈代其人。

二〇〇四年四月六日

于北京双榆斋

目 录

神魂颠倒的传道士 001·····	张玲	张杨	译
三怪客 057·····	张玲	张杨	译
萎缩的胳膊 081·····	张玲	张杨	译
婚宴空设 113·····	张玲	张杨	译
格瑞布府上的巴巴拉 163·····	张玲	张杨	译
儿子的否决权 197·····	张玲	张杨	译
路标边的坟墓 215·····	张玲	张杨	译

神魂颠倒的传道士

张玲 张扬 译

一 他着凉是怎么治好的

那位威斯利教派¹牧师因为有事耽搁没有来，于是来了一个年轻人暂时代替。那是一八三一年一月十三日，刚才提到的那个年轻人斯托克达先生悄无声息地进了村，没有人认识他，也几乎没有谁看见他。但是等到村民中有些和他攀上关系的人跟他混熟了，他们倒是宁愿来了这个代理人，而不是那个牧师本人了。尽管他还谈不上已经博得声望，足以让目前住在内瑟-莫因顿那一百四十位纯正循道派教徒坚定信念，同时却又额外对那批杂处人群给以支持；那伙人清晨上国教教堂，晚上又去国教分离派的礼拜堂，要是遇到有茶会，那就总共多达百十来人，而在冬季天色太晚牧师难以分辨究竟有谁在七点钟上街的时候，还包括了教区执事；应当为牧师说句公道话，他是从来也没有急于想干这种事。

由于两个教派相互交叉重叠，所以在内瑟-莫因顿一带这个居民稠密的地区，出现了那个尽人皆知的人口之谜：这么一个教区里，拥有三百名成年圣公会²教徒，又有将近二百六十名非国教派教徒，而成年人却怎么只有四百四十人呢？

那个年轻人就个人来说是很有趣的，那些和他接触的人也就满足于暂时不去过问他能力如何这个更为重大的问题了。据说在他一生的这个时期，他那双眼睛顾盼含情，不过并无丝毫轻浮之态；而他头发卷曲，身材高挑；总而言之，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青年。那些女听众一见到他，听到他讲道，马上就说：“他来以前，为啥咱们都不知道呀，要不，咱们就会给他来个更热烈的欢迎了！”

而事实上她们和内瑟-莫因顿那伙人因为知道他不过是来暂时顶替的，而且对他本人或者他的教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指望，所以对他的到来几乎是漠不关

[1] 这是基督教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一个教派，由约翰和查理·韦斯利兄弟创办于十八世纪，又称循道派，后渐独立。

[2] 英国国教。



哈代草堂处景 荒僻的乡村陋室出了一位大文豪——哈代。这里紧邻荒原《还乡》中的爱敦荒原，哈代从出生就与草木鸟兽为伴，一天母亲干活完毕回到屋里，发现一条草蛇和婴儿哈代一起安睡在摇篮里。（张玲摄）

心，仿佛他们一向都是本乡最规矩正派、勤上教堂的教民，他也真是给他们派来的牧师。于是，斯托克达刚踏进这个地方的时候，谁也就没有给他准备住处。而且尽管他在路上着凉患了头疼，还是不得不亲自张罗这件事。他打听了一下，知道在这个村子里惟一可能找到的留宿处就是那条街尽头的丽琪·纽伯瑞太太家。

告诉他这一信息的是个年轻人，于是斯托克达又问他，纽伯瑞太太是何许人。

那个孩子说，她是个寡妇，已经没了丈夫，因为他死了。他还说，听说纽伯瑞先生原本混得不错，是个农场主；但是他一直在走下坡路。至于纽伯瑞太太的宗教信仰，斯托克达了解到，她属于那种脚踏两只船的人，国教派的教堂和不信国教派的礼拜堂两处她都去。

“我就去那儿吧。”斯托克达说，他心想，既然没有虔信单个儿教派的住处，这也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她这个人有点个别，不爱招公家人，什么教区牧师呀，牧师的朋友呀，等等那伙人。”那小伙子又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

“啊，那可能还有些希望；我去看看吧，啊，不；还是你先去问问，看她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我还得找一两个人谈谈另外的事情。你可以到车把式那边来找我。”

过了一刻钟，那小伙子回来了，说纽伯瑞太太没什么不肯给他安排个住处的，于是乎斯托克达就去看那所房子。房子坐落在圈着树篱的园子里，看起来宽敞而且舒适。他见到一位上岁数的妇人，和她讲妥当天晚上就搬过来。因为这地方没有客栈，他希望尽快安顿下来；这个村子是当地的一个中心，他从这里还可以很快去到附近四面八方那些各式各样的教堂去。他当即让人把他的行李从他原来暂时落脚的车把式那里送到纽伯瑞太太这儿来。到了傍晚，他就朝着他这个临时的家走去。

斯托克达现在住在那儿了，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敲门。他悄悄地进了门，听到自己快速的脚步声就像老鼠登堂入室，心里觉得很有趣。他走到起居室，大家这样称呼这间前排的房子，虽然它的石地板上简直没有铺多少地毯，只不过在走路的部分铺了一点，家具下面露出粗糙的沙石¹。但是屋子里显得温暖舒服，令人欢快。炉火烧得亮堂堂的，在桌子腿鼓出来的地方火光突突直跳，和铜制的门把手相映成趣，还在壁炉架后部的表面下暗藏着巨大的潜力。一把深深的扶手椅拉在了壁炉的一边，椅子上铺着马毛呢，密密麻麻地钉着数不清的铜钉。茶具摆在桌子上，茶壶盖开着，一个小小的手摇铃早已摆在那儿，坐在那把大扶手椅上的人随意伸手就能够着。

斯托克达坐了下来，对自己到此为止在屋子里感受到的一切毫无反感，于是就以摇铃开始了他在这里的寓居。一个小姑娘应声悄悄溜了进来，给他备茶。她说，她名叫玛瑟儿·萨瑞²，住在那边，她一边说一边向大路和村子那边泛泛地点了点头。斯托克达的东西还没吃多少，他身后传来一下敲门声，他让那位求见者进来，一阵衣装的窸窣声让他转过头去。他看到面前是一位标致而又身材极其匀称的年轻女子，深色的头发，宽阔、聪敏、美丽的前额，那对眼睛让他还没有意识到，就已经浑身发热了，而单就她的那张嘴，一切有鉴赏力的人都会把它看做一幅画儿。

“我可以给你点儿别的什么来就茶吗？”她说，又向前走了一两步，脸上表情生动，一只手把着门边摇

[1] 旧时，英国乡间普通人家常以沙子铺地，以代地毯。

[2] 女仆本名玛瑟·萨瑞，但当地土音念作玛瑟儿·萨瑞。

晃着。

“什么也不要，谢谢。”斯托克达回答，并没多想自己回答什么，而是更多地在想她和这户人家可能是什么关系。

“你敢保是吗？”那位年轻女子说，显然觉察到，他没有仔细考虑自己的回答。

他认真真地察看了自己的茶点，觉得不缺什么。“敢保，纽伯瑞小姐。”他说。

“是纽伯瑞太太，”她说，“丽琪·纽伯瑞。我原名丽琪·辛普金斯。”

“噢，请你原谅，纽伯瑞太太。”还没等他来得及再说什么，她就离开那间屋子了。

斯托克达待在那儿感到大惑不解，直到玛瑟·萨瑞进来收拾桌子。“这是谁的桌子，小姑娘？”他问她。

“丽琪·纽伯瑞太太的，先生。”

“那么，纽伯瑞太太不是我今天下午见到的那位老太太？”

“不是，那是纽伯瑞太太的母亲，纽伯瑞太太是刚才进来看你的那位，因为她想看看你好看不好看。”

天色又晚了一些，斯托克达正要开始吃晚饭，她又来了，“我亲自来了，斯托克达先生。”她说。牧师站起身来表示感谢。“我怕小玛瑟儿可能让你听不明白，你晚饭吃些什么？——有冷盘兔肉，还有那块没切开的火腿。”

斯托克达说，他可以美美地品尝这些佳肴。晚餐这时摆好了。他刚切下一片，又传来哒哒的敲门声。这位牧师早已知道了，这敲门的独特节奏表明是来自他那位煽情的居停主人的纤指，于是这位在劫难逃的年轻人心领神会，不动声色地咽下了他的第一口美味。

“我们家里还有只鸡，斯托克达先生——我刚才还真忘了说。也许你愿意让玛瑟儿·萨瑞把它端上来吧？”

斯托克达已经修炼得足以能用青年男人的技艺说出：她要是不亲自把那只鸡端上来，他就不想要了；但是，这话刚一出口，他就因为自己的言词这样大胆殷勤而面红耳赤，或许它的色彩对一个正经男人和牧师来说是过于强烈了吧。不到三分钟，那只鸡就端上来了。但是，让他大出意料之外的是，它不过是端在玛瑟·萨瑞的手上。斯托克达大失所望，这也许正是

觉得他理应如此而有意安排的吧。

他用罢晚餐，丝毫也没有料到当晚还会再见到纽伯瑞太太，可这时候她却像刚才一样敲敲门又进来了。斯托克达满脸高兴的样子说明，在盼望她的时候她没来，她却是什么也没错过。这时正赶上夜幕降临，这个年轻人的着凉头疼更加重了，她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让一阵死命的喷嚏卡住了，怎么忍也忍不住。

纽伯瑞太太满心怜惜地看着他，“今儿晚上你的着凉很厉害，斯托克达先生。”

斯托克达回应说，是挺麻烦。

“我倒有个好主意——”此时这位饮食有度的牧师正要抓起桌子上那杯水来喝，她一边盯着那杯淡而无味的白水，一边狡黠地接着说。

“是吗，纽伯瑞太太？”

“我有个好主意，你应该来点别的什么，很可能比那杯冷玩意儿能更有效地治好你的着凉。”

“嗯，”斯托克达低头看着那个玻璃杯说，“这儿没有客栈，在村子里也找不到什么更好的东西，当然，它还是可以的。”

她答复说：“有更好的东西，虽然不在这所房子里，也不太远。我真是这样想，你应该试一试，要不，你会病倒的。真的，斯托克达先生，你应该试试。”她见他正要开口，就伸出一根手指头。“别问那是什么，等着瞧。”

丽琪去了，斯托克达心情愉快地等着。不一会儿她就回来了，戴着帽子，披着大氅，还说：“我很抱歉，可是你得帮我去取。母亲上床睡了。你把自己裹严实，走这条路，请把那个杯子带上，好吗？”

斯托克达这个单身年轻人，几个星期以来就一直非常渴望找个什么人，打发掉自己过剩的兴趣，甚至温情，也就毫无憾意地跟上她，于是随着自己这位向导穿过后门，经过花园，一直走到头，那边地界上是一堵墙。这堵墙很矮，墙外边，斯托克达在夜影憧憧中隐隐约约感觉到有几块灰色的墓石，以及教堂屋顶和高塔的轮廓。

“从这条道儿很容易上来。”她一边说，一边跨上紧靠这堵墙的一个斜坡；然后把脚放在一个石墩顶上，再踏着里边拱底石下去，里边的地高得多，一般墓地都是这样。斯托克达也照她的样子做，在昏暗中跟着她越过那块不规整的地面，一直走到塔楼门口，进了门，然后她就把门轻轻关上了。

“你能严守秘密吗？”她用唱歌般的声音问。

“守口如瓶！”他热切地说。

这时她从小窗里面掏出了一盏点着的小灯笼，牧师一直都没注意到她带着它。灯光照出来，他们来到了唱诗廊的楼梯口旁边，楼梯下面放着一堆乱七八糟的木料，不过主要都是一些腐朽的架子、条凳、板条和一块块地板，这些东西都是随时从建筑物原来的地方撤换下来的，然后好再换上新材料。

“也许你可以把那几块木板拖到一边去？”她说着把灯笼举过了头顶，以便更好地为他照亮。“要不，你来拿灯笼，我来搬？”

“这我能办。”年轻人说，于是按照她的指点干起来。他惊奇地揭出来一排小木桶，每个桶上都箍着木圈，大小就像一辆载重马车的车毂。这些桶翻出来的时候，丽琪用眼睛死盯着他，仿佛在捉摸，他会说些什么。

“你知道这是些什么吗？”他发现他没有开口就问他。

“知道，是些木桶。”斯托克达简简单单地回答。他是在内地生长的，父母都是非常体面的人，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心眼要当牧师，这番景象对他来说，也不过是这些东西在那里而已。

“你说得很对，它们是些木桶。”她说，加重语气坦率直言的声调，不能说没有带点嘲弄。

斯托克达这时用一种疑惑不安的眼神直直地望着她，“该不是走私酒吧？”他说。

“是。”她说。“它们是在黑夜里偶然从法国漂过来的一桶桶的酒。”

在内瑟-莫因顿和附近这一带，那个时候人们总是对这种外界称之为非法贸易的罪恶勾当一笑置之；这种装有杜松子酒和白兰地的小桶，对当地居民来说，就像些萝卜白菜一样，谁都知道。所以斯托克达那种天真无知，还有他猜到这种邪恶不可思议的事情时那种惊慌的样子，开头让丽琪觉得简直荒唐可笑，接着就显得非常尴尬，因为她本来是希望让他产生个好印象的。

“这里有些人在干走私，”她用一种柔和抱歉的声调说，“他们几代人都干这种营生，他们认为这也没有什么害处。得了，你能从里面滚出一桶来吗？”

“要它干吗？”牧师问。

“从里面倒一点出来，好治你的着凉呀。”她回答。“这酒厉害得不得